



无极秘相

夏朝一十八代帝王，死后均无尸骨与墓葬留在人间，据说他们掌握着诡异的“化龙”秘技，死后修出龙身龙甲，奉敕进入无极秘相……

郎芳 © 著



一段哀婉泣血的人神之约
一场千古难解的惊魂谋局

悬疑天后
重磅归来

悬疑+科幻+探险

海底的万里黄金城不仅隐藏着第五号变种人的惊天秘密，
还有梦幻般上古王朝的蛛丝马迹……时间在倒流，他不想成为一个逃兵……

南海出版公司



郎芳 ○ 著

南海出版公司

2016 · 海口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无极秘相 / 郎芳著 . — 海口 : 南海出版公司 , 2016. 10
ISBN 978-7-5442-8506-3

I . ①无 ... II . ①郎 ... III 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 . ① I24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6) 第 219002 号

WUJI MI XIANG

无极秘相

作 者 郎 芳
责任编辑 曾科文 陈 琦
特邀编辑 郭 靖
出版发行 南海出版公司 电话 : (0898) 66722926 (出版) (0898) 65350227 (发行)
社 址 海南省海口市海秀中路 51 号星华大厦五楼 邮编 : 570206
电子信箱 nhpublishing@163. com
经 销 新华书店
印 刷 三河市祥达印刷包装有限公司
开 本 787mm×1092mm 1/16
印 张 16
字 数 237 千
版 次 2016 年 10 月第 1 版 2016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5442-8506-3
定 价 35.00 元

南海版图书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



楔子 / 001

第一章 一条人命的疑惑 / 009

第二章 苏先生 / 015

第三章 四眼人像 / 021

第四章 思乡兽 / 029

第五章 日记 / 035

第六章 阴司鬼道 / 044

第七章 幽冥 / 051

第八章 鼠妃 / 060

第九章 妖孽 / 070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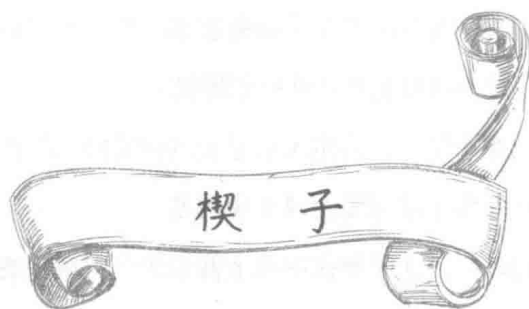
第十章 黄金白骨 / 078

第十一章 鬼船 / 085

第十二章 青甲杀手 / 091

第十三章 疯老头 / 098

- 第十四章 不言之秘 / 104
- 第十五章 死 饵 / 112
- 第十六章 死了一个 / 125
- 第十七章 人 祭 / 132
- 第十八章 棺 村 铺 (上) / 140
- 第十九章 棺 村 铺 (下) / 147
- 第二十章 剥皮檀草 / 155
- 第二十一章 间 阵 / 163
- 第二十二章 禁室逃囚 / 170
- 第二十三章 大海的东南方 / 178
- 第二十四章 灾 星 / 185
- 第二十五章 雨 巫 / 191
- 第二十六章 歌 声 / 201
- 第二十七章 蛟 人 / 207
- 第二十八章 万里黄金城 / 213
- 第二十九章 大仙人 / 223
- 第三十章 绝 密 / 232
- 第三十一章 星 冢 / 243



对于二十刚出头的林琅来说，那天晚上发生的一切，就如同一个永远都无法醒过来的噩梦。

——他自始至终也没有看清云层里的东西是什么，更不清楚飞机为什么会突然着火，只知道苏醒过来以后，另一名侦察机驾驶员已经机毁人亡，而他的右手则严重烧伤，再也不能开飞机了。

那之后的整整三个月，他都躺在医院里，每天睁着眼睛死死看着天花板，就像一具死尸一样。

身体上的伤可以医治，但心里的伤却无药可施，那段时间，他得了非常严重的自闭症：拒绝跟任何人说话，害怕光线，每天只吃很少的食物和水，并且窗外飞过任何东西都会导致他神经紧张。

更可怕的是，他每天晚上都做噩梦，所有的梦境都是一样的，无非是那天晚上所经历的一切：飞机的轰鸣，诡异的云层，呼叫器里充满惊惧的喊叫声，漆黑的大海，以及从海底涌上来的那团光……

所有的记忆都是断篇的，只有一个情节牢不可破地每次都重现：那天晚上，当同行的飞机落水时，海底突然涌上来一束强光，包裹住了那

架飞机；与此同时，他分明看见了隐藏在水下的一双眼睛，那绝不是人类的眼睛，也不是鱼或任何水生生物的眼睛。

渐渐地，他绷不住了，再也无法忍受这种精神上的折磨，最终选择离开部队，在一条海洋勘探船上谋了份闲差。

闲来无事的时候，他便躺在甲板上仰望天空，希望能侥幸找到那天晚上那片诡异的黑云。但可惜，他眼中所见的天空，却总是这样湛蓝而无辜，温柔得让人有想哭的冲动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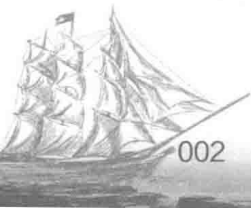
在整条船上，只有一个叫周闻里的工程师跟林琅最投缘。他比林琅大十岁，是队里最年轻的工程师，大伙平时都管他叫周工。周工年轻时走南闯北去过不少地方，阅历丰富，天文地理无一不知，如果不是五年前在一次勘探行动中犯了错误，现在他早该去北京享受特供待遇了。

不知不觉中，他们已经在海上待了三个多月，勘探船愈来愈驶向大海的深处，四下里只有海水和海风，连海鸟都看不见了。偌大的海面上，只有这一艘船，天地之间一片寂静，只听见海水涌动的哗哗声。

不得不承认，这种无依无靠的孤独感有时会让人感到恐惧。而你越是恐惧的时候，那些你平时从来不敢想象的事物，就越偏偏会在这个时候出现。

那一天，风和日丽。临近傍晚收工的时候，放下海的潜艇却没有按时回来报到，这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情。船上雷达搜索到了这艘潜艇的位置，发现它一直停滞在某个地点不动，怎么呼叫都没有回应。大家意识到出事了，于是紧急组织打捞救援工作。

打捞工作一直持续到第二天凌晨，当那艘潜艇被拉出海面的时候，





艇内已空无一人，两名潜艇队员不知去向。

更奇怪的是，在潜艇的底部，却紧紧吸附着一个一丈有余的黑色箱子。

当时天色还未完全放亮，那个黑色箱子落在甲板上的时候，周身竟散发出一层似有若无的黑气。只要离那黑气稍微近一点，就会感到一阵阴寒刺骨。

由于不知道那黑气是否会伤人，大家只能远远地看着，观察一下情况再说。只见那黑箱长三米有余，宽约一米，四角皆方，箱子四面都被一幅古怪的《祈雨图》占满：一只獠牙裂目的鬼卒骑于龙背之上，缥缈于云雾之间，雷公、电母、风伯、雨师紧随其后各显其能；凌厉的闪电劈开黑沉沉的夜空，大雨向东南方倾泻而下，竹木在狂风暴雨中摇曳不安；四目神手举法器在云端站立，夜叉举伞罗游荡于龙尾；另有各色小鬼或作法，或起舞。整个画面有一种说不出的妖异，仿佛多看一眼就会把人的魂勾进去，那些鬼怪在夕阳光照流转之下宛若活物，当真是巧夺天工之作。看其线条启承流转，应该是件古物。

这时不知谁突然喊了一声：“快看，箱子里有个东西！”

大家细看之下才发现，这个漆黑的箱子其实是透明的，《祈雨图》整个雕刻在它表面，里面的确有一个东西。

为了看得更清楚些，几个工程师让人拿来了火把和手电。强光照射下，终于可以看见在黑箱子里包裹着的，竟是一具完全赤裸的女尸。

即使被封在那个黑乎乎的箱子里，也能看清楚那女尸美艳非凡，密发如云，肌肤如雪，身体充满了年轻的弹性，嘴唇上鲜红的色彩依然艳

丽如新。单从五官上看，实在是个难得的美人儿。

可惜美中不足的是，在美人的香肩上，赫然有一个丑陋而异常显眼的赤红色烙印。从烙印的花纹和大小来看，应该是一种特制的刑具烙上去的。

这时，一直没有说话的周工开口了：“这根本不是什么箱子，而是龙尾黑玉。”

所有人都在目不转睛打量着那具美艳的女尸，听周工这么一说，才纷纷回过神来。有人止不住问道：“周工，龙尾黑玉是什么？”

“黑玉是一亿八千万年前的侏罗纪植物沉积在海底，受外力不断挤压而形成的矿石，为玉中珍品，十分稀有。而所谓的龙尾黑玉，则是因为传说有龙死在玉矿里而得名。这种龙尾黑玉遍体奇寒，寒气能伤人，而且喜欢吸食人血，古代有一些贵族甚至会用人血来养龙尾黑玉。像这么大块的龙尾黑玉，可以买下好几个城市了。”周工说着语气突然一转，流露出一丝惋惜，“可惜，里面埋了个死人。”

“既然你刚才说古代贵族喜欢用人血来养龙尾黑玉，那么这个女人没准就是为了养玉而埋在里面的。”有人接了一句。

“用人血养玉，只是单纯地把人血浇灌在玉上而已，但是绝不会直接把人养在玉里让玉喝血。更何况，她是一个被烙上烙印的犯人。”周工的眼睛一直盯着女尸肩膀上的烙印，眉头微微一蹙，像是想起了什么。

“你确定她真的是犯人？”又有人问。

“如果不是犯人，那就是奴隶，”周工说，“这个女子能够被一整





块龙尾黑玉完全包裹在中间，要达到这个效果，应该是在玉床刚开始形成的时候就把她锁在里面了，然后再另用大量人血不停喂养黑玉，促使玉床尽快长拢闭合。”

“既然不是用她的血来养玉，为什么要把她埋在里面？这么漂亮的女人，就让她这么死了，真是暴殄天物。”

“他们这样折磨她，一定是恨透了她。”周工叹了一口气，“你们看，那女尸仍然是一副气血充盈的样子，知不知道这是为什么？”

当然没有人知道，于是也没有人回答。

“因为她已成为龙尾黑玉的一部分，龙尾黑玉也在用自己的精气去保持她尸身不腐、肌肤如新。我想这就是那些人的用意：裸刑本就是古代对女子的极端羞辱，他们将这名女子以全裸之身封于玉里，想尽办法保持其尸身不腐，为的就是让后人世代代都可以看清她的样子，让她永生永世都受到世人的耻笑和侮辱。”

听了周工的话，一直没说话的林琅忍不住打了个冷战，因为他实在想象不出那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仇恨。他看着那具正值妙龄的女尸，一时之间竟有些恍惚，过了好半天才喃喃地问了句：“可是她这么美，看起来实在不像是奴隶。周工，你说她到底会是什么人？”

“总之不是个简单的角色，否则也不会让他们花费这样的心思。”

“那……‘他们’又是谁？”

“当然是更不简单的角色。”周工这话简直就像和尚打的机锋，说了等于没说。

眼见着天色越来越暗，大家就把这块龙尾黑玉挪到了底舱，并临时

找了个大木箱子将它罩住。由于还有两名潜艇队员没有找到，因此全队紧急开会，再没有人去顾及那龙尾黑玉的事。

接下来又找了整整两天，可那两名失踪的队员硬是活不见人死不见尸，似乎他们已变为这大海里的一个气泡，噗的一声就这么没了。谁又能知道他们在水下到底遭遇了什么？潜艇为什么擅离勘探区域，难道是为了躲避什么？如果真的遇到了危险，为什么一直不发出求救信号？那块龙尾黑玉为什么会吸附在潜艇上？这些问题困扰着船上所有人，但真相恐怕只有那两个失踪的队员自己才知道。

无奈之下，勘探队的领导只有向上级发送请求支援的电报，得到的回复是援助小组不日就会到达。

就在大家一门心思等待救援的时候，谁也没有想到，另一个变故竟然毫无预兆地突然而至——当天晚上，正当所有人都在熟睡之时，原本平静的海面突然狂风大作，船身四周掀起了连绵不断的滔天巨浪，巨大的水柱冲进船舱，瞬间击碎了坚硬的甲板和玻璃。

船身剧烈颠簸，一会儿被浪头抬起数丈高，一会儿又猛然重重落下，整条船都处于失重状态。一个接一个的炸雷在船边滚动，夹杂着汹涌的海水发出山河爆裂般的巨响。

当林琅他们踉踉跄跄冲出舱外时，整个甲板上已经乱成一团，所有的人拼了命想抓住点什么或做点什么，但是他们根本连站都站不稳。冰冷的风呼啸着，简直都快吹透了人的五脏六腑。暴雨倾盆而下，天地间全是连绵的水柱，方圆百里之内什么都看不清。

混乱中，林琅冷不丁发现有一团黑云一直笼罩在他们头顶，云层里





隐隐可见闪电游走。那些闪电如同黑云睁开的一只只眼睛，警惕地打量着船上的一切动静。

他越看越觉得那团黑云有古怪，于是大喊道：“小心那团云！”

但是他的喊声立刻就被淹没在扑面而来的狂风暴雨中，连他自己都听不清。

这时，船尾已经有几个人合力将一只救生艇放到了水里，并且保护着几个年纪较大的专家先行登艇。眼下整条船漏水已经非常严重，船身多处被雷电和巨浪撞开，随时都可能沉下去，但大家仍极力保持清醒，将生还的希望优先让给年长者和比自己更弱小的人。

但是，就在第二个人刚摇摇晃晃登上救生艇时，那团一直笼罩在他们头上的黑云，突然狠狠劈下一道闪电，一下子便将小艇劈成两半，艇上的人应声落水。顷刻之间，风更疾了，雨更大了，巨浪更加疯狂，那团黑云也越来越向海面迫近。

冥冥之中，像是有一只死亡之手在把这艘船赶往地府。

蓦地，在狂风的怒吼中，他隐约听见了另一种声音，呜呜咽咽的，时而模糊、时而清晰，时而高亢、时而痛苦，仿佛有一个女妖正在雷电厉卷中唱着诡异的歌谣。

这时，又一道长如巨蛇的闪电劈了下来，在闪电耀眼的光亮中，林琅猛地看到桅杆上趴着一个鬼鬼祟祟的怪影。那影子有手有脚，正在桅杆上向着东南方的天空瞭望，从它的身形和姿态来看，既不像人，也不像某种动物，像……《祈雨图》中的鬼卒！

此时此刻，林琅浑身就像被电击中似的，一下子怔住了：大雨向东

南方倾泻而下……大雨向东南方倾泻而下……眼前的这一切，不正与龙尾黑玉表面那幅《祈雨图》暗合吗？

可是，这个鬼卒是怎么出来的？难道是自己看走了眼？

他正想睁大眼睛再仔细看看，一个巨大的响雷在这时猛然间击中了船身，与此同时，海底传来一声怒吼，听上去就像峰峦崩塌所发出的轰鸣。一股巨大的力量随之从海面下拱了上来，一下子撞在船腰上，几千吨重的大船立刻被拱得脱离海面，在半空中咔嚓一声断为两半。

所有的一切都在同一时间集中发生，也就是一眨眼工夫而已，船就这样沉了。

那个时候，林琅的大脑里已经一片空白，整个人就像失忆了一样，但出于求生的本能，他抓住了一块舢板。

此时放眼望去，满世界都是又腥又冷的海水，那海水一直淹到了天上，淹没了闪电、淹没了滚雷、淹没了乌云，也淹没了狂风……

他甚至都忘记了挣扎，只是瞪大了眼睛，茫然地看着这一切，看着那个浑身墨绿色的鬼卒骑在那块龙尾黑玉上，头也不回地往大海的东南方而去了……





第一章

一条人命的疑惑

当林琅苏醒过来的时候，距离那一晚的海难已经过去了七十二个小时，搜救工作仍在继续，但打捞到生者的希望已经很渺茫。听说整条船都散架了，而且闪电引发了大火，很多抱住船帆不松手的船员都被烧死了。

调查组的人来了很多次，不厌其烦地重复询问相同的问题，但不管他们怎样问，林琅始终对龙尾黑玉和那晚看见《祈雨图》中那个绿色鬼卒的事缄口不提。如果他的直觉没有错的话，那片海域一定被某种神秘力量保护着，任何人想要进入它的领地，就会被摧毁。

他不把这个秘密说出来，是不想看到更多人因此送命。甚至包括他自己在内，也突然不想再去追究什么真相了——搭上那么多条人命，去揭穿一个本来可以相安无事的真相，又有什么意义呢？人类的好奇心本来就是一种祸害。

而且，连着两次的灾难，已经让他的精神和身体都感到异常疲惫。不知道为什么，他总是隐隐有种感觉：这两次灾难的发生，似乎都跟他自己有着脱不了的干系——同时派出的执勤战机，为什么他没有事，另一架却受到云层里不明物体的追踪而机毁人亡？而接下来的海难，为什么全船人差不多都死了，而他却又奇迹般地幸存了下来？

难道他是一个灾星，只要他在，就会引发灾难？

还有那天晚上逃入大海中的鬼卒，是否也是只有他一个人看见？

这些念头把他折磨得很累，他想他需要彻底休息了。何况右手已经残废，以后也不可能再开飞机，甚至不可能干好任何一件原本力所能及的事。他对自己的人生感到了从未有过的挫败、怀疑和无助，以往对这个世界的认知全部被颠覆。

在心情极度的低落和混乱之下，他决定离开，忘掉这一切，从头来过。

后来，他去了西藏，找到他的老同学拉扎。他原本只是想将自己放空一段时间，忘掉那一切之后重新调整生活轨迹，没想到，这一待就是两年。

拉扎的家里世代都是猎户，住在一个小村子里，村子后面不远处就是连绵苍凉的姜根迪如雪山。闲来无事的时候，他就跟着拉扎上山打几只野味，晚上回来把暖炉烧起，一边喝酒聊天，一边吃着当地人自制的风干肉，在这样惬意的日子中，他的右手也在逐渐康复。

本来他以为他可以多享受一段这样的生活，直到有一天，拉扎的老爹和另外几个猎户从大雪山里背出来一个冰疙瘩——确切地说，那是一个被封在冰块里的人。

据拉扎的老爹说，他和其他几个猎户见今天天气好，本想进山去打几只雪鸡，晚上好给大家下酒。谁知道，到了半山腰以后，其中一匹马不晓得怎么受了惊，一直往山顶方向狂跑，一直跑到雪山南侧的一个冰塔林才终于停下来，立在一片冰柱前仰颈悲嘶，声音凄惨非常，并且不停用前蹄刨着脚下的一堆雪。

几个猎户感到不太对劲，于是上前将马套住，然后拿出随身携带的家伙合力去铲那堆雪。铲到五六米见深的时候，突然触到了一块坚冰，而且，坚冰里还裹着一个人。

其中一个年纪比较大的猎户回头看了看那匹还在嘶叫不止的马，心里终于明白了：这里从前一定发生过一些可怕的事，马受惊而逃，而人困在了这里；但是多年以后再经过这里，马的记忆突然被唤起，于是不顾一切冲上来寻找旧主。

几个人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将那块冰整个凿了下来，就这样抬着下了山，



并且找来所有的暖炉围在一起去烤那块冰，足足用去整半天的时间，才将那块冰一点点烤化，露出了里面那个被封住的人。

那是一个三十岁左右的汉族男人，穿着那个年代很昂贵的黑色卡其呢子短外套，身高在一米七五左右。虽然双眼紧闭，但五官轮廓中自有一股慑人的英气。他的身体以一种古怪的姿势蜷曲在冰里，活像一只张牙舞爪的蝎子。

更令人费解的是，居然有一把巨大的铁钩从他肩胛骨中硬生生穿过。铁钩另一端连着一条粗大的铁链子，断口处像是某种利刃所致。而且，铁钩和铁链都反射出一种古怪的光泽，似乎不像是一般的铁器铸成。

关于这个“死人”怎么处理的问题，大家的意见始终不能统一。有的说，按照老祖宗的风俗，应该送去外面喂鹰；有的说，看这个人穿着打扮不像一般人，最好还是报告政府；还有的说，既然那匹马认得主人，那就不如把这个人放到马背上，然后将马撒开了，说不定它能把这个人带回家。

大家都在七嘴八舌争论的时候，只有林琅在一旁静静打量着这个“死人”，心里浮起了一连串疑问：这个人从何而来？是否被人所害才身陷囹圄？他的身体在冰里摆成一个古怪的蝎子形状，是失去意识前有意为之，还是因为在冰里曾经历过长时间痛苦挣扎所致？

越是盯着这个“死人”沉默安详的脸，林琅越觉得对方身上有种似曾相识的熟悉感。他抬头看了看，见周围人还在争论不休，于是开口说道：“先救人吧。也许他还活着。”

“人都已经冻成棒子了，怎么可能还活着？”一个猎户立刻反驳他，“我已经检查过，他早就没有呼吸了。”

“是啊，马是一年前跑来村里的，这个人在雪里起码也被埋了一年，不可能还活着。”另一个猎户也附和着道。

“那可不一定。我在读书的时候看过一条新闻：有一个登山队员遇上雪崩，在大雪里被埋了整整三年，再挖出来时已经没有任何生命迹象，所有人都以为他已经死了，但就在他被落棺的那一刻，眼皮居然动了动，瞬间苏醒了过来。”林琅围着那个“死人”转了一圈，“大千世界，无奇不有。毕竟是一条人命，还是试试吧。”

见他这么说，拉扎也在一旁帮腔：“阿爸，试一下吧。”

两个年轻后生都坚持救人，几个阿爸阿叔也不好再固执己见，于是宰了两头大羊，把冒着热气的新鲜羊血一点一点喂到那个人嘴里，并浇到皮肤上；又把那个人的双脚塞进刚剖开的羊肚子里，其他人则帮忙又是揉搓又是浇热水，不知不觉一个小时过去了，那个人的嗓子里突然发出咕噜一声，眼皮也跟着动了动。

他果然没有死！

“快！羊血！羊血！”惊讶之余，拉扎的老爹赶紧招呼众人把一大碗热腾腾的羊血端过来，小心翼翼喂那人喝下。

又过了十几秒钟之后，那个人才终于恢复了一些意识。他缓缓地睁开双眼，呆呆地看着窗外透进来的那一抹光线，眼神里空空如也，没有痛苦，没有惊讶，也没有任何意外，仿佛整个世界在他眼里都是空的。

过了很久，他才喃喃地说了一句：“那张脸……一看就不是从善道转生的。”

说完这句话之后，他全身的力气似乎也随之用尽，又昏睡了过去。

在接下来的那几天里，他一直神志不清，不断地发高烧、说胡话，甚至在梦中拳打脚踢，像是在跟什么东西搏斗。从他断断续续的梦呓里依稀可以判断出，他的大脑正在激烈地重演当年那场可怕的经历，只可惜听不清他到底在说些什么，唯独有四个字一直被反复提及，这四个字是：嘎啦吧哒。

第七天的早晨，他的高烧终于退去，精神也好了很多，可以开口说话了。在喝了满满一大碗羊汤之后，他看了看一直站在床边照顾他的林琅和拉扎，嘴角微微牵动，露出一个感激的微笑，对他们说：“我叫王九。”

之后，他简单地说了一下自己的遭遇。原来，一年前，王九和他的几个朋友进山去寻找传说中一个神秘的村落，结果却在中途突遭横难，而且还遇上了雪崩，一行人全被冲散。他只记得在最后的几秒钟里，他唯一看见的景物，是一团模糊不清的紫红色怪雾，以及浓雾中的一张脸，之后就什么也不知道了。

至于那句在昏迷中反复被他提起的“嘎啦吧哒”，王九却摇摇头说不知道，并说这有可能是他偶尔听到随行的藏族向导说起过，所以无意中记了下来。虽然他一再否认，但林琅看得出，王九是在有意隐瞒。

